



编辑/郭怡晨 E-mail/zkwbgyc@sina.com

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烧酒坊(上)

□朱广辉

烧酒坊位于青龙镇的西头。李贯河从西北而来，在青龙镇的东头绕了个御带弯后又向东南蜿蜒而去。

酒坊的掌柜姓朱，矮矮的个子，老婆也是矮矮的个子。二人长相近似，极有夫妻相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小镇风平浪静。

碰上个阴雨天气，西风一刮，那个酒香，浸透一个镇子，闻着了味，便有人去酒坊打酒。

朱掌柜只酿酒、卖酒，但不卖菜，甚至一碟花生、咸菜都没有。

倒是便宜了卖焦花生的老耿了。

脖子上挎个食盒子的老耿守在酒坊门口，日日都有进项。

镇上贪杯的男人每年都种上几亩红高粱，收获的高粱用独轮车一送，朱掌柜用他的木器子一量一装，跟在家称的一样，然后记个总帐，再后来就是一日日地消费这红高粱了。

约摸着差不多了，朱掌柜会提个醒，这时，存高粱的便慢了节奏，不再财大气粗地邀人同饮，而是打一壶掖在胳膊窝里悄悄回家。

朱掌柜有六个发酵池，他将小麦、小米、豌豆用石磨磨碎砌曲。

总之，朱掌柜酿酒用料都是透明的，让人一目了然，饮着更是放心。

众饮客里，私塾先生孔秀才是从不在外面喝酒的人。

一般都是日夕时，孔秀才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大褂，来到酒柜前。

孔秀才也有地，是他的老婆在种，老婆惜他的身子，每季只种一亩红高粱，而孔秀才把这一亩高粱的标准喝完，这一年时光也就过去了。

孔秀才饱读诗书，写笔好字，

算是有身份的人，他来柜上时，朱掌柜的老婆就大声招呼一声，片刻，朱掌柜用布巾擦了手从作坊出来陪他。

卖花生的老耿会送上一袋焦花生。

朱掌柜手里握着个布巾坐在那儿陪着。说是陪，也不算陪，因为朱掌柜不饮酒，他只看着孔秀才饮。

孔秀才：朱掌柜，你说人这辈子多是多？

朱掌柜：我识字少，不懂。

孔秀才：就比如你，酿了一辈子的酒，竟不喝酒，你能省下多少呢？

朱掌柜：祖上传下来的规矩。

孔秀才：你想不想喝？

朱掌柜：我整天站在酒池边，就差人没泡进酒缸里了。

孔秀才：人生很短呐。

话间，孔秀才吱的一声便是小小口。孔秀才饮酒是一种享受。

朱掌柜瞬间明白，他抽时间陪孔秀才一方面是听他讲道理，另一方面可能是孔秀才饮酒的吱扭声。听声音饮得很悠长，但酒碗里的酒却饮得少。

孔秀才：去省城开封住几天，学兄们把持着宽宅子，领着薪水，但整个人都没了自尊，说话维维诺诺，有何等乐趣？

朱掌柜：想想也是。

孔秀才：朱掌柜，你家酿酒还

有别的配方没？

朱掌柜：传的有，但没用过。

孔秀才：酒头呢，窑里有好酒头没？

朱掌柜：我哪敢动酒头，酒头是俺太爷传下的传家宝。

孔秀才：卖吗？

朱掌柜摇摇头。

孔秀才又吱了一口，叹气。

孔秀才：上辈的规矩自有他的道理，做人得有敬畏心，不能坏规矩。

朱掌柜点点头。

孔秀才：像耿花生，你这里如果备下了小菜，他就没活路了。

朱掌柜：先祖说，人来世间自有他来到世间的道理，做人不能好事占全，守着一颗不能害人的心，本分做事，老天爷总会给这个人留饭碗的。

孔秀才再次吱扭了一声，这次他喝完了。

孔秀才略显趔趄的身子迈出酒馆时，身后已没有了背影，因为暮色已渐渐浓了……

